

霍亂論 貳卷

末

潛齋醫學叢書十四種

武林王孟美述

霍亂論

丁巳冬用天鵝題



霍亂論目次

上卷

張序

諸葛序

例言

總義

發明內經二條

發明傷寒論一條

熱證治例

發明內經二條

發明傷寒論一條

引釋原病式一條

引釋治暑全書一條

發明金匱書一條

引釋痧脹玉衡一條

寒證治例

發明內經一條 發明傷寒論四條 附傷寒少陰吐利二條

下卷

引釋古案九則

附錄俚案十則

列方

跋

霍亂論序

家兄柳吟善譚醫而極折服於武林王君孟英丁酉冬予始得而見之果奇人也遂相莫逆嘗語予曰天以五運六氣化生萬類而人或因此以致疾者是天地之氣亦有時而偏也故神農氏播穀之餘即嘗藥性有熊氏垂裳之際特著方書雖曰開物成務之事實寓補偏救弊之心輔相兩間原非小道能紹其統者唯漢李張仲景一人而已所著傷寒金匱二書集諸氏之大成為萬世之模楷俾後賢得以各抽其緒而尚論之如河間論三焦戴人論三法明之論升陽丹溪論滋陰喻氏論秋燥吳氏論瘟疫張鳳連論暑郭右陶論癆皆具有卓識而自成一家者也予聞而贊之今孟英復出所述霍亂論示予蓋因年來是症流行而治無善法乃特據其綸藉經綸之學發為補偏救弊之書引古證今述而不作辨訛別異義已無餘功駕前賢志希古聖此日之道行千里將來之名數一家皆於孟英無慙焉爰述其言以為序時

道光十八年戊戌閏四月

賜進士出身

誥授奉政大夫浙江溫台玉環飼捕同知加一級前翰林院庶吉士愚弟海豐張洵拜書

霍亂論序

武林王孟英先生抱倜儻之才精軒岐之學年未冠遊長山即以良醫聞近今十餘年來車轍千里計指下所生全蓋不知若干人矣然視疾之外足不輕出戶手未嘗釋卷此其好學深思誠有人所不能及者故能洞徹病情而投劑多效也如近行時疫俗有稱為弔脚痧一證古書未載舉世謂為奇病紛紛影射天札實多賴先生大聲疾呼曰此即霍亂轉筋之候也嗚呼先生其先覺者乎一言喝破堪回大地之春乃猶慮沉迷者之未盡覺也慨然作霍亂論一書鑄古鑑今闡經斥異其有功於世人所共知矣至先生之為人尤世之罕覲恂恂然不趨乎時不戾乎時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凡從而遊者皆欽愛不忍離今予得與合併甫數月而先生遽爾言歸再圖把臂其在何時悵然久之因索其將鋟之藁一讀而叙此數言以誌送別之依依即世之得謗是書者亦可因此而想見其為人

道光十有八年夏五月漱水諸葛令竹泉氏題於環山之挹翠軒

霍亂論自序

霍亂急證也霍亂而轉筋則證之尤急者也然內經發其論先哲著其方矣奈往往有惑於弔脚痧之名而駭為奇特之病目眩心疑妄施治療抑何陋哉夫弔脚痧俗稱也以其上吐下利之後筋轉於腓而動掣與呼乾霍亂為絞腸痧同其比喻耳有指鹿為馬而好為大言以欺人者開口傷寒論動手四逆湯鹵莽滅裂似是而非更可歎矣若傷寒論乃金科玉律之書不得草草讀過者觀其論霍亂首以熱多寒多分治是霍亂原有陰陽之殊也但五苓散外何竟無一言以及熱證之治豈聖人垂訓亦爾偏疎蓋由書傳兵火之餘難免遺亡之憾因此識彼在學者之自得焉矧四逆湯條於既吐且利之下緊接曰小便復利重申曰下利清穀是何如其叮嚀而瞻顧邪苟不識此而徑敢妄援其例以誤人者不得藉口聖人而自卸其罪也且是證也每發於夏秋之間甚則流行似疫闔境沓然謂非暑濕熱三氣之所釀抑何至於此極乎其間亦有陰寒之證者皆是安逸之人有自取之道不可因此而概彼也故雄謂霍亂之屬熱者主病之常也衆之所同也霍亂之屬寒者他氣之逆也人之所獨也憫世人之惑於俗誣於古而未明夫常變之道也因述其大略參以管窺而質之大方云爾

道光戊戌春三月上浣武林王士雄孟英書於天台道中

霍亂論例言

一是書以內經傷寒論為宗旨。義有未備者。采守真鳳達等書以補之。至一切偏談激論。概不泛引。以滋眩惑。

一弔脚痧即霍亂之劇而轉筋者。原非另有一證也。然初立此名。不過因其病狀而呼之。孰知流行既盛。互相傳誣。遂失其本來之真。而以為奇異之病。夫好立名目。感人聽聞。他事且不可。况醫道有關性命哉。伊誰生此厲階。天枉不可勝數。令取素靈傷寒金匱之文。而發明之。米昔賢論說治案。以辨證之。名曰霍亂論。蓋欲世人之豁然心目也。

一乾霍亂俗呼絞腸痧。由來久矣。第古書皆無專條。故米郭氏論及張氏說以廣之。然古人未聞有感於絞腸痧之名。而失乾霍亂之治者。奈令人一聞弔脚之說。遂茫然無措。而不知其即是轉筋霍亂。何古今人相去之太遠耶。可嘆也已。

一采古案。所以明其治之有據也。綴以拙註。所以廣其案之有法也。附錄俚案。所以實其法之有徵也。或有未善。就正宗工。

一霍亂雖非小證。然偶合古法。竟可不藥。如飲水單方刮刺之類。皆是集中備載不遺。庶僻壤征途。咸得按書救療。及其藥也。尤非粗工可辦。故所列古方。特不註分。即來

復丹等暨善後諸方。並略而不錄。冀醫者求其奧而悟其微。未可執一定之成方。以應無窮之活病也。

霍亂論上

武林王士雄孟英述

總義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云。太陰所至。為中滿霍亂吐下。

太陰濕土之氣。內應於脾。中滿霍亂吐下。皆中焦濕邪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季。然又唯夏季為獨旺。蓋大暑至秋分六十日。是太陰司令。恰與君相。天合化。喻氏以三氣同推。尤為卓見。故太陰所至。亦不必拘定司天在泉而論也。如霍亂一病。每發於夏秋之間者。正以濕土司氣而從熱化耳。若其人中陽素餒。本已土不勝濕。而復襲涼飲。冷則濕從寒化而成。霍亂者亦有之。然熱化者。天運之自然。寒化者。他氣之所逆。知常知變。庶可以治霍亂焉。

靈樞經脈篇云。足太陰厥氣上逆。則霍亂。

足太陰脾土臟也。其應在濕。其性喜燥。鎮中樞而主升清降濁之司。惟濕太盛而滯其升降之機。則濁反厥逆於上。清反抑陷於下。而為霍亂。雖有熱化寒化之分。必以治中焦之濕為要領也。

傷寒論云。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

此設為問答。以明霍亂之病。謂邪在上者多吐。邪在中焦。上逆而為嘔吐。復下注而利者。則為霍亂。霍亂者。揮霍悶亂。成於頃刻。變動不安。之謂也。若上不能納。下不能禁。久病。但名吐利。不得謂之霍亂也。

又云。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霍亂該吐下而言。頭痛發熱。身疼痛。則霍亂之表證也。而有寒熱之分者。以中焦土位。乃陰陽之交。而無一定之性。從陰化則為寒。每因寒涼而病始發。冬月多有之。從陽化則為熱。每因暑熱而病始發。夏秋多有之。然因寒者口必不渴。稍渴者必屬於熱。仲景又云。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故寒熱二證。即在此辨。五苓散去水以泄熱。理中丸燠土以祛寒。推此例。分別熱證寒證於左。冀醫者判別陰陽。庶不倒行逆施。而蹈絕人長命之戒。

熱證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云。土鬱之發為嘔吐霍亂。

諸鬱之發。必從熱化。土鬱者。中焦濕盛。而升降之機乃窒。其發也。每因吸受暑穢。或飲食停滯。遂至清濁相干。亂於腸胃。而為上吐下瀉。治法如平胃散。能宣土鬱。而分陰陽。連樸飲能祛暑穢。而行食滌。若驟傷飽食。而脘脹脈滑。或脈來濁。數模糊。胸口按之則

痛者。雖吐猶當以鹽湯探吐。吐盡其食。然後以黃芩加牛夏湯致和湯之類調之。  
又云。不遠熱則熱至。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

此明指霍亂有因熱而成者。奈病源三因等書。咸謂霍亂無不本之風冷。遂致薛立齋  
張介賓輩專主於寒。而印定後人眼目。凡患熱霍亂者。皆為此數公殺之矣。且不遠熱  
二字。亦非但以藥食為言。如勞役於長途田野之間。則暑邪自外而入矣。宜白虎湯六  
一散之類。甘寒以清之。或安享乎醇酒膏梁之奉。則濕熱自內而生矣。宜梔豉湯。黃芩  
加半夏湯。連樸飲之類。苦。半以泄之。其有暑入傷元。白虎湯可以加參。氣虛招暑。用參  
术必佐清邪。昔賢成法。自可比例而施。奈昧者妄謂勞傷之病宜補。膏梁之體必虛。不  
察其常。侈談其變。信手溫熱。動輒殘生。良由讀書不明理。反為書所蔽。欺已欺人。彼自  
不覺耳。

傷寒論云。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  
復更發熱也。

霍亂之病。雖由內蘊濕熱而然。但既有發熱頭痛。身疼惡寒之表證。則治法必當兼理  
其表。此仲聖主五苓散之意也。然表證又當分別。如吸收風暑之邪。而兼煩躁而垢齒  
燥者。宜平胃去术。加梔豉竹葉薄荷木瓜扁豆之類。唯感冒風涼之邪者。宜五苓散。若

兼冷食停滯而寒熱似瘧者。宜十味香薷飲加減。或六和湯之類。若挾痰飲而兼眩暈者。藿香正氣散加減。蓋內蘊之邪。每因外觸之氣而發也。亦有暑暘直侵脾胃。與內邪相協為虐。迨裏氣和而吐利止。則邪復還之表。而為發熱者。駕輕湯主之。寒霍亂後表不解者。有仲聖之桂枝法在。

劉守真曰。三焦為水穀傳化之道。熱氣甚則傳化失常而吐利霍亂。火性躁動故也。此守真釋內經吐下霍亂屬熱之文也。按嘉言云。內經病機十九條。叙熱病獨多。賴河間逐病分詳明晰。所以後世宗之。故原病式不可不讀也。夫以著陰病論之。喻氏猶且折服。如是其斷非一偏之見可知矣。故徐洄溪有寒霍亂百不得一之說。然不可謂竟無也。間亦有焉。要在臨證深加詳審耳。乃薛立齋之流。未窺至理。敢以寒多立論。豈非甘獲罪於先賢。妄貽殃於後世耶。

張鳳逵曰。暑氣入腹。惡心腹痛。上吐下瀉。瀉如水注。

春分以後。秋分以前。少陽相火。少陰濕土。二氣合行其政。故天之熱氣下。地之濕氣上。人在氣交之中。受其蒸淫之氣。由口鼻入而擾其中。遂致升降失司。清濁不分。所瀉者皆五臟之津液。急宜止之。然止非通因塞用之謂也。濕甚者。胃苓湯分利陰陽。暑亦自去。熱甚者。桂苓甘露飲清其暑。火濕亦潛消。若火甚之體。內本無濕。而但吸

受暑邪者。白虎湯之類宜之。蓋臟性有陰陽之別。陰虛者火旺。雖病發之時。適犯生冷。而橘朴等僅宜暫用。陽虛者濕勝。雖寒潤之品。非其所宜。如胃苓湯已為合法繼或體氣極弱。亦不過補氣清邪並用。若因其素秉之虛。而忘其現病之暑。進以丁附薑桂之劑。真殺人不轉瞬矣。且傷暑霍亂。有身熱煩渴。氣粗喘悶。而兼厥逆躁擾者。慎勿認作陰證。但察其小便必黃赤。舌苔必粘膩或白厚。宜然照湯。澄冷服一劑。即現熟象。此時若投薑附藥。轉見渾身青紫而死矣。甚有手足厥冷少氣。脅面爪甲青。腹痛自汗。六脈俱伏。而察其吐出酸穢。瀉下臭惡。便溺黃赤者。是熱伏厥陰也。熱極似陰。急作地漿水煎竹葉石膏湯服之。又有吐瀉後。身冷如冰。脈沉欲絕。湯藥不下。或發癥。亦是熱伏於內。醫不能察。投藥稍溫。愈服愈吐。驗其口渴。以涼水與之即止。後以駕輕湯投之。脈漸出者生。然暑之為病。傷之驟者則發之暴。傷之漸者發之緩。故九月時候。猶多伏暑霍亂之證。醫者不可不知。

金匱云。轉筋之為病。其人臂脚直。脈上下行微絃。轉筋入腹者。雞矢白散主之。

尤在涇曰。肝主筋。上應風木。肝病生風。則為轉筋。其人臂脚直。脈上下行微絃。經云。諸暴強直。皆屬於風也。轉筋入腹者。脾土虛而肝木乘之也。雞為木畜。其矢微寒。而能祛風濕。以利脾氣。故取以治是病焉。雜按薛一瓢以轉筋與霍亂證同。推義亦本此。

原病式云轉反戾也。熱氣燥燦於筋。則攣慙而痛。火主燔灼躁動故也。或以為寒客於筋者誤也。蓋寒主收引。然止為厥逆。禁固屈伸不利。安得為轉也。所謂轉者動也。陽動陰靜。熱證明矣。夫轉筋者。多由熱甚。霍亂吐利所致。以脾胃土衰。則肝木自盛。而熱燦於筋。故轉筋也。夫發渴則為熱。凡霍亂轉筋而不渴者。未之有也。

張路玉曰。嘔吐泄瀉者。濕土之變也。轉筋者。風木之變也。濕土為風木所迫。則為霍亂轉筋。平胃散加木瓜主之。有一毫口渴。即是伏熱。種種燥熱之藥誤服即死。雖五苓散之桂亦宜酌用。雄按張君此言。可謂先獲我心矣。蓋仲聖雖立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之法。然上文有頭痛惡寒之表證。所以仍取兩解之義。是桂枝原為兼有風寒者而設。倘雖兼表證而非風寒之邪。或本無表證而內熱甚者。豈可拘泥成法。不知變通。而徒藉聖人為口實哉。凡霍亂轉筋。脈必兼絃。正以木旺而侮其所勝也。濕盛者平胃散加木瓜可矣。火盛者木瓜湯送左金丸為宜。雄又因雞矢白散之意。而立蠶矢湯一方。屢收奇績。方案附後。

郭右陶曰。先吐瀉而心腹絞痛者。從穢氣而發者多。先心腹絞痛而吐瀉者。從暑氣而發者多。然吐瀉之霍亂。乃暑穢傷人氣分。宜用油鹽刮其皮膚。則痧不內攻。若心胸脹悶。腹中絞痛。或如板硬。或如筋弣。或如繩縛。或如錐刺刀割。雖痛極而不吐瀉者。名乾霍亂。乃

邪已入營。宜以鍼刺出血。則毒有所泄。然後再審其因而藥之。若痧脹已極。難於刮刺者。又必先以藥救醒。乃可以回生。明此三法。庶可十全。

張路玉曰。脾胃喜香燥而惡臭濕。若素多濕滯。而犯臭氣。則正氣鬱遏。腹痛乃作。或上連頭額俱痛。或下連腰腿俱痛。有痛死不知人。少間復蘇者。有腹痛不時上攻。水漿不入。數日不已者。甚至欲吐不能。欲瀉不瀉。或四肢厥逆。面青脈伏。或偏體壯熱。面紫脈堅。但與生黃豆嚼之覺香甜者。是其毒也。急以燒鹽探吐。或以童便製香附四五錢為末。停湯頓服。最效。舉世有用水搭肩背及臂者。有以苧麻水濕刮之者。有以瓷碗油潤刮之者。有以光鋒鍼刺委中出血者。總欲使腠理開通之意耳。其脈多伏。或細小緊濶。或堅勁搏指。中帶促結。皆是陰逆陽伏之象。不可誤認陰寒而投熱藥。雖砂仁之辛溫。香薷亦不可輕用。若見面白青唇黑脈勁搏指厥逆喘促。多不可救也。又有感惡毒異氣之苗炒證。卒然昏倒腹痛。面色黑脹。不呼不叫。如不急治。兩三時即斃。有微發寒熱。腹痛。麻瞀嘔惡。神昏者。或濺濺汗出。或隱隱發班。此毒邪發於表也。有發即瀉利厥逆。腹脹無脈者。此毒邪內伏也。所患最暴。多有不及見斑而死。者。大抵與霍亂相似。初覺即以收麥焙燥去殼。取末三錢。溫湯調服。重者少頃再服。即安。蓋收麥能鍊腸胃。淳穀降氣寬胸。而治濁滯。為痧毒之專藥。其毒甚而黑者。急破委中穴。去黑血以泄毒邪。蓋

驟發之病。勿慮其虛。非此急奪。求手待斃。倘無收麥。或服之不應。即宜理氣為先。如香蘇散加薄荷荆芥。辛涼透表。次則辟邪為要。施子政湯加牛蒡生甘草解毒安中。表熱勢甚。清熱為急。黃芩湯加連翹木通分利陰陽。斑點深赤。急用茺蔚湯下其血分之毒。如見煩擾腹脹。脈來數疾。急投涼膈散。如局方以竹葉易生薑。則毒從下奪。熱劇神昏。雖合三黃。多不可救。煩渴引飲。遺尿。速清陽明。白虎湯加葱豉。使毒從表化。以上諸法。在未經誤藥。庶可挽回一二。曾見一商初到吳會。暢飲酣歌。席間霎時不安。索生薑湯。一啜而逝。又有胡客到楓。見混濛浴。忽然眩暈。到舟即斃。且有誤認傷寒而與發散。周身厥紫如雲而死者。亦有誤認麻疹而與檉柳櫻桃核湯。咽痛失音而死者。蓋初起即昏憤不省。脈多沉匿不顯。或渾渾不清。故辨治最難也。

王晉三曰。痧者寒熱之濕氣。皆可以為患。或四時寒濕凝滯於脈絡。或夏月濕熱鬱遏於經隧。或鼻聞臭氣而阻逆經氣。或內因停積而壅塞府氣。則胃脘氣逆。皆能脹滿作痛。甚至昏憤欲死。西北人以楊柳枝蘸熱水。鞭其腹。謂之打寒痧。東南人以油碗或油線括胸背手足內腑。謂之刮痧。以碗鋒及扁鍼刺舌下指尖及曲池委中出血。謂之鏘痧。更服玉樞丹以治其內。是皆內外達竅。以泄其氣。則氣血得以循度而行。其脹即已。資即霍亂耳。非另有痧邪也。